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69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种石记

院子里有两块太湖石,是从水厂围墙外面捡来的边角料。所谓的边角料就是搭建假山弃用的零碎石块。石块造型不美,但它躺卧在荒草地上,宛如弃婴般招人怜爱,想想也就动了收养的恻隐之心,将其搬运回来。目的很简单,让一片麦冬之间,有一块石头的存在,它可以是原始的,没有任何形状。从而让院落拥有自然有趣的意境。

太湖石非常具有美学价值,单就瘦、皱、漏、透四个字就可以窥见一斑。在苏州的园林里,太湖石更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存在,它与精致的大宅子,与小桥流水,与爬山虎藤蔓,与红枫都能够达到相映成趣。随便一个站立,代表的就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姿态。

有一年去新疆的赛里木湖,当别人都惊讶于湖水为什么这么蓝,对这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痴迷时,我跟房伟老师却赤脚在水边上捡石头。房伟老师告诉我说他对石头是很痴迷的,走到哪里都想捡两块带回家,哪怕只是几粒小石子。因为气候原因,每个地方的石头都是不一样的。值得收藏。石头上有足迹,有一个地方的风物人文。徐枫老师在《百家讲坛》讲壶时,就提到制壶工具的重要性。意思是说制壶的工具都是自己做的,要用十年以上的竹子,再用山涧找来的石头对竹子进行打磨,壶才会做得得心应手。

生活在赛里木湖的石头也是不一样的,冰凉且又温润,骨子里透露出一种洁净感,好似从不会卑躬屈膝落入俗套。

太湖石被我搬运到麦冬地里,便发现,哪怕是一块遗弃的边角料,太湖石到底是太湖石,被青青的麦冬一烘托,感觉还是不一样,有了某些神韵。而我也将石头搬弄来搬弄去,一大一小两块,为的是摆出造型。整整忙乎了一个下午,也没有发现其潜质,这才任它们随意相依着——原本,我也没有想过要怎样的奇石嘛。浇花的时候,也会用洒水壶对其浇灌,任水流慢慢将身体润湿,流淌出一些花纹。

爱也就随着陪伴的日子的增长而生长,没事我会坐在院子里对其凝视,有时候也看见小狗走过嗅嗅闻闻再贴贴脸蹭蹭头。仿佛我们都认定石头已经是一个有生命呼吸的同伴,它懂我们的语言与爱抚。当小狗再次跑到它身边时而近距离挠挠,时而远距离凝视嬉笑中,它们已经是很好的玩伴了。而我也在一次次凝视中,看出了奇妙,看出石头活了的样子。两块石头,大的那块呈扁形,适合匍匐在地,而那块小的,倒是有一个孔洞,我将其换着方位、姿势置于大块石头上,看久了,看出感情来了,竟也看出它们慢慢长成了河马、青蛙和雄鸡,只要我愿意去

接到一个来自湖北的陌生电话,电话那头传来带着湖北口音的女声:“冬云,你好吗?我是‘喊叟叟’……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,在心里揣测是不是接到了诈骗电话,见我没说话,她又急切地说:“冬云,我是你小学时教过你的韩老师,韩素莲,我曾两次回阿瓦提找你,一直都打听不到你的消息,今天终于联系上你,知道我有多开心吗?”听着电话里激动和有些熟悉的声音,我的眼眶瞬间湿润,久远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

初见她时,一件白色小翻领短袖衬衫,一条卡其色长裤笔挺无折,身材适中,略圆的脸配以齐耳微卷的短发,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,脸上漾着明朗的笑容,虽说是九月开学第一天,却感觉如沐春风。韩老师用普通话说:“同学们好,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,教你们语文,希望大家好好学习,将来建设家乡、报效祖国。”她的声音介于女声的纤细与男声粗沉之间,听起来抑扬悦耳,接着韩老师说:“今天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,让我也认识下你们。”我们都悄声相互询问着怎么介绍的时候,韩老师说:“就说你们的名字,几岁了,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,住在哪儿。”接下来就是大家的自我介绍,韩老师很认真地倾听我们的介绍,一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。介绍完以后,她说:“我很高兴认识可爱的你们,你们要团结友爱,好好学习,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,下面我们开始上课学汉语拼音。”

记得在学习拼音“s和sh”“n和l”的发音时,我总是混淆不清,韩老师就走到我面前叫我看她的舌头位置,她说把舌头抵在下面牙齿发声念s,把舌头顶在上颚发声念sh,同样n也是把舌头抵在下边牙齿发声就念n,把舌头抵在上边牙齿发声就念l,我掌握了要领后发音,果然正确了,再也不会把“南京”念成“蓝鲸”,把

摆弄一下小石块,就是憨态可掬的青蛙,就是感性浪漫的河马,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雄鸡,一声鸡鸣声从凌晨的梦里响起。

——那一只孔洞是眼睛,是嘴巴,富有神韵,也缔造了声音。太奇妙了!

而我的父亲就是一个种石头的人。石头在他的手里是坚硬的沉重的,也是多变的,站得起来矮得下去,具有智慧。父亲用11年的时间将从龙洞湾冲出来的乱石窑修整成梯地,一弯一弯的梯田顺着地势而上,像一个一个月牙儿落在地里,也像一只只牛眼睛落在地里,有泪有爱。大石头被撬起,固定在一个主要的点上,再挑选出一面平整的石头砌坎子,碎石子则倒进石坎填充。砌的是石坎,砌的又何尝不是父亲心里的山?一条砌好的石坎就具有了创造力的山水图案。石头的颜色,以及石头身上出现的青苔,都是神奇的,让一块石头从而有了眼睛、鬃毛和鳞片,便是石马和大鲤鱼了。

去年我回家,从回家第一眼看到父亲,到最后的离别,父亲都在那块地里,以忙碌的身影欢迎我又目送我。其中,我也跟着他走进地里,坐在石坎上,看着面前的大石头。父亲抽烟,我喝着——一瓶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劲酒。石头半个身子长在泥土里,应该是很庞大的,撬不起来。像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,父亲到地里干活,靠着它歇晌过,也将毛豆收集在一起放在它身上。只要一到地里,首先就会跟它打招呼,歇晌的时候也对它瞅着。父亲抽烟时,眼睛就一直望着石头,从不说活,一脸的沉思。我跟着看去,石头身上长满了青苔,有的青苔还长出两片叶片,一面亮,一面暗。风吹过,粼粼波光闪过。我跟父亲说道:你在地里种了一条大鲤鱼呀。父亲含着烟袋呵呵地笑着,看来对我的发现是认可的,一袋烟抽好,父亲将烟锅落在石坎上磕了磕,说道:我今后啊……就留在这里……

在石头鲤鱼前,父亲已经种植上一棵苍劲的小青松。看来父亲当这里是他百年之后的风水宝地。父亲如此深爱着这块土地,它自然就是一块风水宝地。地里种植过桑树,桑树喂养的蚕宝宝做成的茧,供养了我们读书。地里种植出的土豆、麦子、稻谷,养育了我们,我们对这块土地的恩情是无法用一句话表达的。不是我们在种植土地,而是我们都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,是土地种植了我们。

石头无言,爱无言,读懂它,就是一生的承诺与守护。

种下的是石头,何尝不是一种力量感,以及做人的品德。石头沉甸甸的,生命亦是,爱亦是。石头不需要开花,但能跟我们一样共命运同呼吸,它是有感情的,是活生生的。

“奶奶”念成“来来”了。

别的老师上完课就会回办公室,而韩老师每次下课,都会留下来陪我们聊天,解答问题,公正地处理同学间的矛盾,下课她会陪女生们跳绳、踢毽子、带领同学们玩老鹰捉小鸡。她是母鸡妈妈,我们是小鸡,会帮学习困难的同学再进行辅导。

为了调动我们对学习的积极性,韩老师买来红纸剪出一朵朵小红花,凡是作业认真完成、考试成绩好的同学就多奖励小红花,到了学期结束之前,同学们再凭积攒的小红花去兑换铅笔、橡皮和卷笔刀,这一方法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,每次期中、期末考试评比,我们班都是年级第一。

电话里韩老师兴奋地回忆着往事,聊到韩老师调回湖北离开那天的情景,我们都有些哽咽。当载着韩老师全部家当的卡车行驶到县委大门时,全班同学都蜂拥上去,哭喊着:“韩老师不要走。”韩老师从车上跳下来,我们团团围住她,牵扯着她的衣袖,泪流满面地哭求着韩老师不要走,韩老师也噙着泪水拥抱着我们,劝慰着我们不要哭,叫我们要好好学习。纵有太多的不舍,离别终将到来,看着汽车渐行渐远,我们悲伤地坐在路牙上,抽泣平复着离别的伤心,那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离别的苦涩与心痛。韩老师说:“我从汽车的倒车镜看到你们奔跑着追逐汽车,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憋不住流淌下来,我也明白,此后我一半的心都将留在这里。”

电话两头的情绪被一根线紧紧相连,内心波澜涌动。“你快加我这个电话,也是我的微信号,我们以后用微信交流。”韩老师的语气依旧爽朗亲切,时隔四十年未见,如今在电话中再续前缘,我的内心温暖慰藉,仿佛又回到韩老师教我们的时候。

那年夏天

□南京王慧祺

拉歌

□南京卜家寨

今年的酷热有点来势汹汹,刚过了小暑,在室外就有点待不住了。这情景令我很自然地想起了1988年的南京之夏。那是我调来南京工作的第二个夏天。

那时,一家三口租住在大光路上一处干休所的单室套里。没有空调,我们把家里的地面用拖把拖干净,铺两张席子睡在地上过夜。吃饭的小客厅里有一只吊扇,但要兼顾两个席子上的三个人。睡到半夜热醒了,得爬起来用凉水擦把汗。记得七八月间,单位正好安排我去苏州做一个人物采访,采访的过程也不轻松,跟着要写的人物跑一些基层单位了解情况。晚上回到宾馆里,方可舒服一下,有空调吹着睡觉。让我感动不已的是,就在这次采访回来后没几天,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张航运公司的提货单,是从苏州某码头发来的一台香雪海电冰箱。大约是采访中我说了到南京的热,这位朋友便存了心,过后自己掏钱(估计也找了人,当时市场上这还属于紧俏商品)买了给我寄来。说让我一家人吃点冷饮,凉快凉快。我去商场家电柜台了解了那种电冰箱的价格,将钱给朋友寄去,他又退了回来,说这是他的一点心意,让我无论如何不要推辞了,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。不过,那一年的夏天,我们因此享受到了平生第一次在家中自制的冰镇酸梅汤,才三岁的女儿每天都乐得不行,她成了最大的受益者。

还有件事也让我一直记着。当时我在一家青年刊物做编辑,有一位在电台任职的记者写来了一篇大特写,是对高温下的南京各行各业运行情况的全方位扫描。作者不辞辛劳,冒着高温酷暑,坐公交或骑自行车,花了十多天时间,一一采访了多家工厂、学校、医院和交通运输、交警、城市环卫、菜场供应、冷饮生产,包括殡葬等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行业的一线领导或员工,写出近万字的文章,不仅有数字,见人物,更是穿插了不少真实感人的小故事。对这篇稿子我一直盯着不放,帮助作者出主意,提修改意见。星期天约好了两人碰头,作者一头热汗地骑车好几公里来到我的住处。令人欣慰的是,这篇题为《1988南京大炎热》的纪实报道,在刊物上发表后,被中国青年报刊协会评为当年优秀作品奖和编辑奖。我们俩也因为这篇稿件成为友谊一直保持至今的好朋友。

八一建军节那天,当年军校学员大队快80岁的老队长从徐州家里打来电话,我们聊着聊着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,聊起当年在军校学习训练时的拉歌。

离开军校四十多年了,然而在当过兵的人的记忆里永远抹不去军营中那队列整齐、步调一致、血脉偾张、撼天动地的拉歌火热场景。拉歌是部队参加重大集会前、训练间隙、文体活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从到部队的第一天起,就要学唱军歌,开会集合时唱、三顿饭前唱、看演出看电影前唱、节日活动时唱。有了唱军歌,就有了拉歌。无须专业的舞台,可以是训练场、劳动的田野,也可以是食堂、会场,都能组织拉歌赛。拉歌也无须金嗓子,拉歌场上不比谁的音色好,也不比谁的曲调准,就比谁的嗓门大,唱得精神抖擞士气傲,唱得地动山摇军魂耀。

其实拉歌也是一门有相当难度的“技术活”,几支甚至几十支队伍在一起,你方唱罢我登台,即使不是正式比赛,但一个队伍的气势和作风是旁观者能够直接感受到的。比气势首先要把唱的歌选好。拉歌就是一场“战斗”,自古两军作战,讲究一鼓作气,歌曲便是拉歌这场战斗的制胜“武器”,歌要唱出精气神,就不能过分长,过长的歌曲耗费气息大,声带容易疲劳,而且少了那种戛然而止、提气鼓劲的气势。选歌一般都是4/4拍或者2/4拍的歌,因为这些歌曲都有激昂豪迈、强弱变换积极明显、歌曲雄浑有气势的特点。记得我们当年必选《咱当兵的人》《打靶归来》《一二三四歌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之类的歌曲,指挥员是关键,指挥员的指挥,关系到战斗的成败。指挥员用有力的手势、丰富的表情、夸大的肢体动作,根据拉歌现场瞬息万变的情况,调动大家的情绪,抢占先机,能让大家浑然一体,像着了魔似的进入拉歌的最高境界。拉歌词既能烘托气氛也是取胜的重要秘籍。指挥员:“一大队的战友们唱得好不好?”“好!”“再来一个要不要?”“要!”“一二三四五!”“我们等得好辛苦!”“一二三四五六七!”“我们等得好着急!”“东风吹,战鼓擂!”“拉歌场上谁怕谁!”……

时至今日,这些歌犹如潮水阵阵涌来,特别提神,特别鼓劲,高潮迭起,挑战声仿佛还在耳畔回旋,令人心潮澎湃。有时为了增添自己集体的拉歌氛围和气势,有的还让战士们悄悄地带上哨子、锣鼓、喊话器、马扎、脸盆、茶缸……只要能发声夺都能成为拉歌的助威“武器”,一齐上阵,出其不意,先声夺人。

记得老队长当年曾说过,拉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,是部队团结力、战斗力、凝聚力的象征。各个集体的成员倾力倾情地扯着嗓门使劲吼,是感情真挚的吼,朴实无华的吼,发自内心的吼。歌声吼出了军人的雄壮与豪迈,吼出了军人的雄浑与威武。

如今,离开部队已经二十余年了,但是那拉歌的场景依然时常浮现在眼前,那嘹亮的军歌震撼着我的心灵,催我奋进。

□苏州李云

□南京曹冬云

莲花素素开